

吳敬恒特立獨行

● 王培堯

結識張李臭味相投

吳稚暉（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名吳敬恒，字稚暉，原名吳眺，幼時名吳紀靈，亦稱寄舲，別署吳龔。江蘇武進人，六歲喪母，七歲啟蒙，苦讀墳典，十八歲起任教庠序，並於南菁書院讀書，精研經史，專治「皇清經辭」，長於史論，行文有桐城派古文筆法，詩詞亦佳。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受康有為的影響，一心宣揚新政改革，光緒二十二年組「愛國社」，加入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革命，餘暇博覽群籍，撰著有《荒古原人史》、《天演圖解》等書，傳播科學知識。一生豪邁不羈，但自律甚嚴，是位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家。身後遺有著作《月出》、《采客談》、《上下古今談》、《吳稚暉全集》等

書籍。

吳敬恒與張靜江及李石曾畢生為好友，吳比張大十二歲，但性格較張猶為豪放。甲午戰前，吳敬恒在日本，因為清廷駐日本公使蔡鈞不肯保送中國留學生入成城學校讀書，於是他率眾大鬧公使館，公使館報警，他被日警遞解出境，由蔡元培伴送回國。回國後，吳敬恒到上海創辦「愛國學社」，以生動的文字倡導驅逐韃虜，復興中華的革命理論，又在「蘇報」上撰文抨擊清廷，蘇報後被清廷以「叛逆」罪名查封，他受到牽連，被迫遠走倫敦、巴黎。在歐洲，他宣揚無政府主義，在巴黎遇到張靜江，十分投緣，兩人一見面就長話不斷，在許多問題上都一拍即合。張是以駐法公使孫寶琦隨身身分到巴黎，張靜江有此良遇，是由岳父姚菊岐栽培，姚為

軍機大臣李鴻藻的門生，因而張在出國前即認識了李鴻藻的兒子李石曾（煜羸）。通過李石曾的介紹，孫寶琦接納了張靜江，於一九〇二年八月攜帶張、李兩人同乘輪船抵法。到達巴黎後，李石曾進入蒙達頓義農業學校讀書，畢業後又入巴斯德學院及巴黎大學從事學術研究。而張靜江則熱中貿易，以巴黎為基地，開拓歐洲市場，與強勁的日本商人一較高低，張靜江仿外國洋行模式，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販售絲綢、茶葉、瓷器、文物，生意越做越大，成了中國人賺歐洲人錢的第一人。一九〇五年他遇到吳敬恒，這一相遇非同小可，把一個商人帶入政治，也成了無政府主義者，更進一步成了革命先進，孫中山以後的革命，靠張靜江贊助不少經費。吳敬恒和李石曾的交往，則是李石曾

慕名往訪而結識。吳敬恒參加壬辰科（光緒十八年）會試，得中進士，座師就是李鴻藻，李石曾由父親及朋友口中多次聽到吳敬恒的大名，故而在赴法前在上海等候輪船時，特別往訪吳敬恒。後來三人都到了巴黎，這個無政府主義思潮盛行的都市，很適合他們的性情，找到共同的噴發點了。

那時，吳敬恒終年布衣大褂，手攜布傘，說話口無遮攔。李石曾也是一樣的落拓不羈，蓄著滿口大鬍子。在上海住在張家時，張家的佣人從其床底下發現一大堆髒衣服。他衣服髒了後不交佣人洗，而是上街買新衣穿。張靜江舉止沒有什麼怪異，然而思想上比吳、李二位走得更遠，更篤信所謂無政府、無家庭、無宗教等學說。其關於男女關係之界說，尤其顛人魂魄：「世人過分重視性的關係，最為錯誤。蓋社會所以劃分男女關係，如此明顯，乃傳統的習慣使然，而種種罪惡即緣是產生。此種習慣未嘗不可改革，譬如我們的手可以行握手禮，口可以行接吻禮，則性的關係又何嘗不可用以行禮乎？」那時還是廿世紀初，開放的風氣遠未形成，那些穿長袍馬褂的人們聽了這番高論，豈不目瞪口呆。

他們三人合作的產物很快就誕生了，不僅在巴黎創建了世界社，還創辦了《新世紀》雜誌，出版了「新世紀叢書」和大型美術畫報《世界》，成為中國人宣傳無政府主義的先鋒。這些刊物廣泛地介紹了世界各國的革命壯舉，猛烈抨擊清廷的專制制度，號召進行社會革命，與同盟會的《民報》遙相呼應，產生了強烈的社會效果。他們三個人，也就成了旅法華人中勇敢的「三劍客」。當然辦雜誌出圖書的錢，都是張靜江供給，甚而連印刷用的中文字模，也是張不遠千里由中國弄來的。

隨蔣中正訪大西南

三人的特異獨行，很快的即博得廣大青年的傾向，名滿全國，聲譽崇隆。然而書生畢竟難以隻手改變乾坤，中國還是充滿著內憂外患，軍閥橫行，中共倡亂，民不聊生。而東鄰日本在華北蠶食鯨吞，侵略日急。蔣中正委員長於一九三五年發表莊嚴的宣言「和平未到絕望時刻，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這一年，位居大西南的川、滇、黔三省雖奉中央正朔，但政令難以貫徹，中

央為籌謀抗日，集中資源，極力爭取三省軍令、政令統一，於是蔣氏親自進行綏撫，往訪川、滇、黔三省，邀吳敬恒偕行，張靜江及李石曾也隨往。

是年三月十八日，三人由漢口乘輪船入川，途中遊三峽，賞名勝，費時兩週始達重慶。四川省主席劉湘以大名士吳敬恒蒞臨，深感光榮，非常興奮，以隆重的軍禮歡迎，並集合黨政軍人員，由吳敬恒發表演說，講題為：「人與人之交涉，要絕對避免；人和物的交涉，要迎頭趕上」。

吳敬恒指出人和人的交涉，一是道德倫理交涉，其範圍在於朋友、父子、夫婦之間，姑且不提。一個是政治交涉，即一般人的交涉。可是人類的關係和理想，是研究不完的，理論是永遠不會圓滿的。個人既如此渺小，到今天還不能將宇宙的奧秘完全揭發，而彼此間的關係既如此複雜，所以在不得已的環境中，要求一事實上的制裁，即一個簡單的契約，這就是產生政治法律的原因。

至于人和物的交涉愈頻繁、愈精細，我們人類也就愈加舒服。人和人的交涉事實日多，但理論卻宜少，祇能以一個時間去討論，不容隨時去討論，而人和物的交

涉，則不能寬宏大量。至於人與物爭，須有公與私的分別。為公，乃是為大家爭，爭得正當，人人都本著為公的出發點去爭，則國家必然強盛。反之，如對物的競爭，祇是為私，便祇有覆滅墮落。中山先生甲午以前的革命思想「人盡其才」，便是使得有本領的人，都能用來與物競爭，征服自然。至於「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與「貨暢其流」，很明顯的都是人和物的交涉了。中山先生革命理論的三民主義，是積自己的經驗而集中外古今政治學說之大成。我們目前沒有閒功夫去從事人和人的交涉，大家只要一致照著三民主義行下去便好了。

吳敬恒的這次演說，苦口婆心，由學理出發，深入淺出，其目的在停止內亂，提倡科學，發展工藝，共禦外侮。由於四川戰亂頻仍，軍閥掌權，為了促進四川對中央的向心力，他雖針砭時事，但不觸怒當權派。抗戰八年，四川貢獻甚大，供應軍需，出兵中原，卒獲得最後勝利。吳敬恒的卓識，發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怕受招待提前下車

吳敬恒在重慶和張靜江、李石曾分手

，獨自經內江赴成都，由於厭倦在重慶時的盛大接待，他在距成都五里時便下了車，在路旁的茅店喝茶，至傍晚步行到成都東來賓館休息，結果被建設報的記者發現，他知道躲不過，就在少城公園與成都記者歡聚，閒話家常。嗣後由成都赴嘉定，乘滑竿冒雨遊峨眉山，並在金頂寺的金身巖見到佛光。

所謂佛光，其實是虹，在山下看是一道一道的虹，但從山頂往下看，便變為五彩繽紛的光環，連人影也倒映在彩色的光環裏。但儘管幾個同觀的人都靠得很緊，各人也祇能看了自己的影子。影隨人動，變化無常。

雲成五彩現奇光，形似尼珠不可方，更有一樁奇異事，人人影在個中藏。這首詩，就是描寫這個景色。佛光主要是太陽透過水蒸氣形成。太陽祇有一個影子，所以人影倒映下去，也祇能有一個影子。據說這個景色，是峨眉山所獨有的。

由金頂寺下山，雖是陽曆四月中旬，山下繁花似錦，峨眉山上因海拔高，仍是雨雪紛紛，道路泥濘，他卻從最陡的闔王坡步行而下，循滑溜陡峻的山道，一天步

行了七十華里，抵達峨嵋縣城。

盛讚貴陽媲美瑞士

吳敬恒返抵重慶後，陳布雷來訪，並轉致蔣委員長一封電報，邀他到貴陽一行，他欣然允諾，乘專機飛往。在到貴陽前，由當局安排，先到大塘一遊，大塘緊臨貴陽，居民以苗族居多，他是要觀察苗人謀生蕃衍的情形，他訪問了好幾座村落，然後驅車至貴陽。於五月三日應省城教育、文化及新聞界邀請，在貴陽高中發表演講，講題為『文化建設的途徑』，他首先提到旅居貴陽的感想，說道：自我到貴陽的那一天起，天氣晴朗，而夜間都下雨，我們無錫有這樣的諺語，『晚上下雨白天晴，大舜天子坐龍庭』，貴省是如何有福氣，而我也如何有福來此地觀光。瑞士以山多著稱，稱為世界花園，成國際觀光勝地，每年賺到的外匯年有增加。日本也以富士山豪，但瑞士的山，以及日本的富士山，比起貴省的山來，真是小巫之見大巫了。貴省的礦產，遍地皆是，將來一一開發，廣關交通，遍植樹木，把全省各地的名山勝水加以人工的美化，在世界上，不難化為我國西南的瑞士、日本。他並以

提倡工藝教育、辦理小型工廠著手，俾使貴州免于貧困等語作結論。

貴州每個人都多少懷著「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心病，經他此一莊諧並作的演詞，既是誇獎，又多激勵，使每個聽眾都從心底深處浮起一絲愉悅。覺得生活在山國，很有意思，也極有希望。

吳敬恒在貴陽時各報記者紛紛為文介紹他的思想，其中有不少的花絮、掌故，也登載有他由成都經嘉定赴峨眉時，途中在犍為縣竹園鎮的滑竿裏，引起詩興，以沿途景物為入川後的第一首詩：

江外嘉州道，筠籃發曉春。

疊山盤上下，迷途繞巡迴。

小鳥知呼客，坡花怯媚人。

竹園村市宿，雞黍薦椒辛。

自竹園舖至榮縣，一路高山甚多，風景引人入勝，他的第二首云：

竹園村店發，山市倚長橋。

障面重修嶺，危身渡峻嶠。

杉林森大谷，秧壟茁新苗。

燈火投榮縣，酣眠足一宵。

次日再寓富順縣屬的自流井，再作第三首詩：

巖鹽貽美利，并以自流名，去去高原道，行行急足程。

數村棹木接，八里擢舸輕，

遙入鎮南路，民燈伴市塵。

吳氏的詩不多見，興到寫來，出自天籟，不假雕飾。樸質無華，生趣盎然。

昆明演講誇滇富有

當時的貴州省主席剛發布由吳忠信接任，即由他監誓就職，典禮後，即由陳誠、端納等陪同遊覽修文縣的龍場驛，觀摩王陽明講學處，五月十日隨蔣委員長夫婦乘飛機往昆明，並在昆明黨政軍聯合紀念週演說，歷數雲南礦藏之富，對抵禦外侮復興民族，至關重要，希望雲南省能早日建立為一工業區。隨後應蔣夫人邀請，於十八日遊滇池西山。

滇池周三百餘里，為中國最大淡水湖之一。湖為金馬、碧雞兩山夾護。山清水秀，景色幽麗。人在其中如入畫圖。大觀樓面臨滇池，為昆明勝蹟。樓三層，清康熙年間改建。登樓攬勝，可以盡觀滇池風光。大觀樓規模，可以與黃鶴樓、岳陽樓相頡頏而無遜色。古來騷人墨客，登樓懷古，題詠甚多。而大門口孫髯翁所撰之長

聯，尤膾炙人口。樓下公園即名大觀公園。樓前水中，有三石塔，環堤如帶，垂柳似屏，頗有西湖三潭印月光景。昆明西山，又稱羅漢山。石壁如削，而寺宇皆建立于懸岩絕壁之上。其中尤以龍門最稱險絕。

吳敬恒一行第一日之力，遍歷諸景，至日啣西山，始興盡而返。

五月廿四日乘飛機渝，再乘江輪返回上海，結束了大西南之行。（關於吳敬恒的西南行，丁慰慈教授有詳盡的記載，特選出刊於五十八頁，以饗中外讀者。）

史論兩篇篆文書寫

吳敬恒書法獨具一格，每到一處，即有人索書，他是來者不拒，滿足索者需求。吳敬恒廿五歲時就讀江陰南菁書院，曾作史論兩篇，全部以篆文書寫，博得督學部院楊頤、章一山二人的賞識，疑為耆宿，而以正取第一名錄取入院就讀。其後在一九二八年北伐成功後，他同摯友張靜江均住于南京西華門西華巷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招待所，常有友好前來向他及張氏求書。他以張氏法書，浩瀚淋漓，雄偉俊逸，為當代之最。自思在行草方面，不能與

張氏比稱，乃專致力在他幼年時即深感興趣的小篆中發展，而獨樹一幟。他嘗自謙說笑話謂『書寫篆字，纏纏而已』（『纏纏』是無錫土話，即敷衍敷衍的意思。）

就吳敬恒而言，他擁有哲學的境界，文章的雄辯，與生活的恬淡寡欲，寫字祇算是末技，遊藝的餘興而已。但就書論書，誠如董作賓所言：「能在整齊結構之中，變化錯雜，能在嚴肅筆調之下，放誕飄逸」。「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張其昀便以為吳氏書法是能在『文』與『質』之間取得中和之道的人。吳氏的書法不是三家村學究所寫的謹守繩墨的字，他能在法書中表達自己的個性和特殊的風格。他也治金石，自刻大小印章，除自用外，也送友人，他的金石蒼老古勁，很富情致。

壯遊西北蘇州攬勝

一九四二年，抗戰已進行了六年，敵寇左右支絀，敗象畢陳，我方則民心激昂，士氣高漲，勝利曙光在望。是年夏末，吳敬恒應中國工程師學會的邀請，赴蘭州參加該學會的第十一屆年會，並遊覽西北名勝。由學生胡博淵（一八八八—一九七

五），和翁文灝、鈕永建、劉鴻生等陪同乘機前往，在年會上他提出「馬達救國論」，詞語詼諧，滿座皆歡，演說中掌聲不絕。

來甘之前，他即致函省主席谷正倫，要求勿派員接待或導遊，任其自由，勿干涉他的遊程。他喜歡步行街市，年會閉幕後，他由他的學生胡博淵陪同，徜徉各處，觀看小肆玩鋪及小吃店等。晚間谷主席及士紳曾數次在省府船亭招宴，此處即左宗棠當年西征軍署，對聯匾額皆其親自撰書。又西行大道旁，其所植柳樹，蒼老猶存，令人頗興先賢雄風與邊民甘棠之思。省府臨近黃河，觀滾滾大水，胸襟為之一爽。

河上交通工具為羊皮筏，製法為宰羊時不破其腹，將體內挖空後，固結頸部，吹大而乾之，即可浮水負重。每筏需羊皮十三隻，分四排，每排三隻，惟第二排為四隻。

每筏浮力可載四、五人，舟子一人，兩手持槳，任務並非駕駛，而使筏常在主流，如舵的作用，泛然而下，不為急流沖近岸灘，入坐其上，離水僅數寸。吳敬恒為安全計，雇兩筏，連接一起，增加浮力

，兩舟連舟子，共六人，輕快疾下，別有風趣。但此種羊皮筏，只供下水單程，不能溯流而上。到達目的地，舟子背負其筏，步返上遊，再供雇乘。

敦煌看佛洞遇大千

遊覽蘭州勝景後，吳敬恒遊興仍濃，由胡博淵繼續伴遊玉門油礦，受到職工盛大歡迎，並應邀演講，隨後赴敦煌石窟參觀，由於途中常有哈薩克族牧民騷擾，省府谷主席派了廿名憲兵保護，於午夜到達石窟區，名畫家張大千已等候多時，夜深腹饑，由其供食，佳餚美酒，恍如置上海杏花樓，經詢問主人，此地遠離城市，偏處荒原，何來美食？張答：「生性好吃，帶有名廚，身處荒涼寂寞之區，惟靠餐饌聊以自慰。」

敦煌石窟，舊名莫高窟，亦稱千佛洞，建於東晉太和元年（公元三三六年），五代時，佛教盛行中原，又予擴建，共有洞穴四六四個，佛像數千尊，為敦煌八景之一。石窟內除佛像外，四壁及頂還有佛教故事的壁畫，亦有繪漁獵、耕耘、山水、花草、鳥獸、交通工具等。除壁畫外，又有藻井、花磚、花邊、蓮座、冠飾、幢

蓋，彫像亦多為佛像，其中大佛殿佛像，高達三十六公尺。

敦煌石窟除壁畫與佛像外，尚有敦煌卷子二萬多件，此類卷子乃唐代及五代人所手寫，亦有彫本。其中以佛經為最多，可惜後來因戰亂被劫走不少。

吳敬恒由廟僧燃起竹笛，導引參觀，看完全部文物後，返回蘭州。伴師遊覽的胡博淵賦詩述懷：

「伴侍遊塞外，師懷感慨多，
夷敵尋邊釁，生民夜枕戈，
班超西定虜，虞詡灶增鍋，
強寇平殲日，玉門水火波。」

年老氣壯捨機就車

塞外倦遊之後，師生相偕回渝，本可乘機直達，但吳敬恒年老氣壯（時年七十歲），不願坐騰雲駕霧的飛機，改坐顛簸危險的汽車，經西北公路爬山越嶺而行。其實他的本意還在探幽訪古，采風問俗，故而不畏長途之苦。

他們由蘭州於某日早上九時出發，經定西、通渭、秦安，而至天水，得訪伏羲廟。見塑像壯偉，身高約八尺，額際有一圓形，蓋示其智慧聰明。體裸肌突，未有

衣服，下體以樹葉遮蔽，蓋其時尚無衣裳，惟史載已發明漁獵，飼養禽畜，嫁娶制已立，而最重要者為畫八卦，為中華文化學術奠萬世之基。

當晚宿於雙石舖，住旅行社經營的招待所，建築幽雅，面對巒峰。餐後仰望中天月色，燦爛皎潔，令人心曠神怡。一天勞頓，徹夜酣眠。翌晨，吳敬恒不適，不宜跋涉，乃休息一天。

翌晨，吳氏精神恢復，六時即起，收拾行李，胡博淵欲代勞。網紮舖蓋，吳不許，也不准侍役動手，並曰：「吾家五代未嘗有僕役，且我之舖蓋內，如一家之物件，各有一定地位，找尋方便，你或他人好意相助，致紊亂錯雜，反多不便。」如此一說，眾人不敢插手。他一邊談話，一邊已按件處理，而將舖蓋網紮結實。早膳後，再行登程。

道出沔縣、強甯等，其間甚近安軍山、陽平關，為三國時攻守之要衝。前者為孔明伐魏之要塞，後者為王忠與關羽交戰之地，惜均未能停車親訪。

嗣後經廣元，因有水運，僅有小駁船，乃登船過此而登劍閣，為古代入蜀險要咽喉，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概。

過梓潼後，夜宿綿陽附近之旅行社，已近成都，突有省城數人來謁，謂「明日抵成都時，將派軍隊及士紳前來歡迎。」吳敬恒力辭，告以「私人行動，偶過省會，決不敢有所騷擾，否則將繞道而行，不往成都了！」懇辭再三，才免去這個不必要的麻煩。飯後漫步街頭，見居民豐衣足食，怡然自得，安適狀況不亞江南，內心甚慰。次日再上征程，經羅江、廣漢、新都而抵成都。他仍恐有歡迎行動，乃早一站下車，另雇車進入市區，住進一家小旅館，結束了西北之遊。

獻身教育文化工作

吳敬恒一生特立獨行，但不是標新立異，或矯情虛行，而是順乎自然，合乎人性。他是位哲學家、教育家、書法家、社會改革家。一九〇三年他在海外遇到孫中山先生，孫先生尊之如師，無論在會議上或私人聚談中，都敬之如師，每遇疑難大事，都向他請教，由其一言而決，故而後來國民黨的同志遇有大事常稱：「先請吳先生卜卦再說」，可見國民黨人對他信服的深切。

民國成立後，吳敬恒不就任何官職，

但以言論文字震動一時，討袁之役首次失敗後，吳敬恒再赴歐，研究我國教育文化及文字語言的缺陷所在，立志獻身教育文化工作。

吳敬恒到老保持「素貧賤行乎貧賤」的純潔風格，清風勁節，令人仰之彌高。他平生教學處事，出語詼諧幽默，從不疾言厲色，卻令人自反自悟。

他的言行毫無掩飾，純出自然，一秉至公，絕無自私，故人莫不欣然領受其指導，而樂從其規戒。他以畢生為國民革命服務自矢，認此為是平生天職，故其對黨國大事，乃以為不可不問，但他生活卻始終如閒雲野鶴。尤其當國家民族的艱危關鍵，他必挺身而起，正氣凜然，毫不假借，有孟子所謂「吾善養吾浩然之氣」的精神，和「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

吳敬恒特獨立行

一九二六年，當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由他主持授旗大典。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陰謀篡竊政權，他則聯合忠貞耆老，毅然發動清黨；及至對日抗戰開始以後，長期奮鬥的艱苦歲月中，力主抵抗到底，不屈不撓。他力持正義，明辨是非，防禍於未然，消患於無形的幽光潛德，嘉言

懿行，更是不勝枚舉。但他均以國家安危、民族禍福為立場，而從不涉及私人的好惡與恩怨。

吳敬恒的思想是永遠進步的，學問也是不斷革新的，所以他決不以古非今，亦不以今非古，而力求民族文化的發揚光大。他認為宇宙不斷的生生不已，人類的智慧也進展不已。他所謂這個「不憚煩」的宇宙，正是配合人類不斷創造事業的「舞臺」。「惟其如是，故能引而前行」，「日新又新」。像我們這樣五千年悠久的民族，所以至今仍能卓然自立於世，而不受邪說暴力的腐蝕與摧殘者，其故即在於此。這就是他「萬物並行而不相害」的進化論！這亦就是他「生活潑潑地天機、生生不息精神，無往而不樂觀之所自出」。

在他的智慧中，「沉潛」「高明」兼而有之。他以哲學的眼光探求宇宙的祕奧，並因此而擴大人生的價值。宇宙的自然界與人類的生存，不僅是不可分離的，而且人類要倚賴自然界的供應以為生。所以人類生命的安全和發展，要以科學來支配自然，再進而以「受過支配的自然」來增進人類的幸福，而後家給人足，共處於富強康樂的境地，這才能逐漸「勝殘去殺」

，以進大同！所以他的思想，總是為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之先導。而且他認為實行主義，不能徒託空言，必須從事於「科學與工藝」，而以提倡「勤工儉學」，培植青年，為革命建國的種子。

推行統一國音運動

吳敬恒以為求人類的進步，還要注意思想的交流，這就要有便利的語言文字，以為工具。中國地區廣闊，山河修阻，以致文字尚可同，而語音卻大異。無疑的這是文化發展，感情團結，與政令傳播等等的重大障礙。他認為我國「書同文」還可勉強過得去，但「字同音」則距離太遠，於是在民初即盡全力研究推行統一國音運動，後來他的這一偉大運動大部分已經成功，全國同胞無論在天涯海角，都能藉此達意通情，這不但便於傳達政令與溝通知識，且使我同胞們因語言交流，而情感融洽，精神團結，愈益強固。

台灣光復以來，曾經淪陷在日本統治下五十年之久的在臺同胞，無論男女老幼，都能說標準國語。這項成就，外國的語文專家來到台灣，經耳聞目睹以後，也都認為奇蹟，這都是吳敬恒的化澤深遠所賜

。這是因為他精通我國文字音韻的學問，再運用東西文字拼音比照的方法，費了他畢生心血的研討，才能克底於成的。所以大家認為吳敬恒乃真是一位中國新文化的先驅和導師。

可惜自李登輝由國民黨內竄起，力倡本土化，侈言恢復「母語」（國語是所有中國人的母語）。民進黨繼而變本加厲，把語言複雜化，教育複雜化，文化複雜化，又力倡英文學習，簡直已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與吳敬恒畢生所追求的目標背道而馳，令人痛心。

撰文宣揚無政府主義

吳敬恒的無政府論也引起許多誤解，其實他於一九〇八年八月一日在巴黎「新世紀」雜誌上撰文指出：「民族革命乃為一復仇革命，……由民族革命而進為共和革命，由共和革命而進為無政府革命」，他所說的民族革命，就是指民族獨立革命。他所說的共和革命，就是指民權平等革命。他繼續明白指出他所說的「無政府革命」，乃是世界「大同革命」。他說這個「大同」的目的，正與我們國歌裏「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目的，和實現三民主

義的程序，完全相符合，而決非如一般無政府主義者要建立烏托邦思想。嗣後他又說「無政府革命還是三千年以後的事」，他祇是懸此目標，以「堅決革命黨的責任，義忠實信徒的本質。」

紀念吳敬恒先生

王成聖

政壇作客文壇王

開國名言耀史篇

五世家風無僕役

平生布服擁旌旄

川滇貴筑三軍慰

戈壁敦煌一枕眠

遺墨幾多新石鼓

如今兩岸仰高賢

(一) 參見中外雜誌一一三期丁慰慈教授撰「吳稚暉西南行」

(二) 一三二期胡博淵教授撰「吳稚暉西北行」